

10-115/1/30

买牛记

康濯 著



文学小丛书

买牛记

康濯 著

11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

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901 字数 53,000 开本 787×940 1/32 印张 3 1/2 插页 2

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 (2) 0.27 元

前 言、

本書所选四个短篇小说，是作者早期的一部分重要作品。这几篇作品，真切地反映了华北老解放区农村的生产建设的兴旺气象，文笔细腻而生动。

作者康濯，一九二〇年生于湖南省湘阴县。一九三八年到延安，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。同年冬，到山西抗日前线当记者。一九三九年开始在延安发表作品。后来，转入晋察冀边区作文艺工作，写过剧本、歌词，也编过工人报纸和青年刊物。全国解放以来，先后担任过全国文联研究员，中央文学研究所副秘书长，“文艺报”常务编委，现在深入河北农村长期体验生活和写作。

这几个短篇选自作者的短篇集“正月新春”。他的主要作品还有“春种秋收”、“黑石坡煤窑演义”以及其它散文和论文集。

編 者

目 次

正月新春.....	1
买牛記.....	39
亲家.....	60
我的两家房东.....	80

正月新春

——北望坡一天記事

天还不明，望坡村里靜悄悄的，沒半点声息。远远望过去，当街一馱一馱甚么东西，壘得齐房簷高，象城墙，又象駱駝排成了大队，严严实实地守卫着村子：这是人們收的山貨和割的柴火。不知道是怎么收割的？这么多！也不知道是誰碼起来的？一捆一捆，出奇地齐整。

鸡叫了。这是头一遍“打明”，早着呢！一扇門开开来，一个大个儿迈出門限，抖了抖披在身上的老羊皮袄，走到不远一家大門前。他剛伸手敲門，門就开了。开門的老头手捂着嘴，咳了两声，压着嗓音說：

“哈，你又比我早一步。咱們还是照旧？走！”

說着，二人一个向西，一个向东，分头去叫人。

其实，人也用不着他們挨戶去叫。还跟往日一样，他們总共沒叫了三家，所有該叫的人，差不多就

都出来了。他二人可还是按地区走了个遍，瞭了瞭各家的牲口是不是吃得都上劲儿，最后才轉回来，到村东庙台前边碰头。

这两个人，大高个儿叫梁福山，是村的党支部書記，也是村里头一个模范，和全县全省的模范。他們村共有三个模范，三个模范历史都很長，梁福山更是当了六年的模范，人們一提起他，簡直都不說他的名字，只叫“老模范”。

那另一个老头，是村里的生产委員，又是冬季运输队队长。剛才他和梁福山去叫的人，就是运输队员。他們一冬天来回赶脚，春节也只歇了五天，还不到元宵节，早又动彈开了。今天，他們还是馱山貨跟柴火进城。生产委員轉游了半个村，又在庙台前边跟梁福山交换了两句情况，就回家拾掇牲口去了。

剩下福山一个人，回身走到庙殿上，檢查了一下捆紮好的馱子。馱子上一部分是柴火，大部分是村里出产的山貨：花椒、黑枣和大黃。檢查完，他走出庙門，碰見一个人正往村外走：是村里青年团的支部書記梁玉奎。这是个从抗日儿童团员長大起来的好青年，也是村里干部里边的一根柱子；不过他就要离开村了，他明天就动身到省里去，去参加一个軍事学校，去为抗美援朝，为巩固咱們的国防学习本事。这

会儿，他是赶早到附近几个亲戚家去走走，辞辞行。

福山問他：“怎么这么早？”

他說：“早去早回呀！黑夜不是还有个会？”

“也别那么匆忙，赶天黑回来就行。”

福山安頓着，把他送出了村，返回来，正好鸡叫二遍。运输队的人们，赶着牲口过来了。运输队长跳到庙台上，象指挥军队，发話道：

“各组清查人数跟牲口数！第一组……”

全部队员只有一个沒到。组长正說明情况，沒到的人可赶来了。这人叫梁文，过去是村里有名的懶汉。这会儿，他好象又是剛醒过来，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，說道：“啊呀……早着呢！正睡得香呢……”有人赶忙駁他：“哪一天不是这会儿动身？”他可还怀疑：“是么？”他說：“我怎么觉着比往日早哩？”有个叫保柱子的青年，跳过来冲他說：“你呀！我给你解釋。你是身上那根懶筋还没断根儿，今几个，那根筋又跳蹿开啦！”“你这話我就不同意！”梁文的迷盹劲儿霎时跑沒了影，跳三跳，大声反抗着。周圍的人，馬上两边劝說起来，可是梁文不听，直嚷道：“我有缺点你批評呀！这是打击人！我不同意！”保柱有点慌了。他原不过是开开玩笑，可沒想人家剛改造过来不久，哪能受住了这个！亏得梁福山站了出来，一

声吆喝，人們才慢慢安靜。

福山說：“保柱子！也能这么开玩笑？人家梁文，是昨儿黑夜互助組討論他今年的生产計劃，会开的晚，睡迟的过。”回头又对梁文說：“你，反正誰也知道，也別計較啦！”他說完，保柱赶紧跳到梁文跟前，一勁儿賠不是。梁文倒反有些不好意思，歎息着：“唉，我也不对。甚么早啦睡得香啦，本不該說的，沒想想这給大夥儿影响多不好！”爭吵算是完了。

运输隊長这时候清点好了一切，吆喝道：“好，各組快上馱子！夏走十里不黑，冬走十里不明，該出发啦！”人們随即“唰”一下，一夥一夥，固定的人，順序地从庙殿上把固定的馱子抬出来。梁福山趁这时候問訊了两个沒家室的光棍，看乾粮帶好了沒有，又硬叫梁文披上自己的老羊皮袄，馱子就都上好了。三十多头牲口，一人赶两头，先后不乱，往东南沟外出发。庙台上，又剩下梁福山一个人，他听了听牲口踏在河槽石头和冰块上的声音，又看了看天上的三星，就去村当間敲鐘去了。

二

梁福山敲的是全村的起床鐘。鐘很古了，多少

年来，挂在村东庙里，天天敲，把地主們敲得更富，农民們可一代連一代地害怕着，害怕鐘敲响了要掏捐，要到庙台上去挨訓斥和打罵。不过，爱这口鐘的，也还只有农民們。在日寇統治这个山庄的时候，收集碎銅烂鉄，連地主家的門环也要了去，这口鐘，地主們也不反对献給“皇軍”。可是，农民們反对。农民們知道：不管古鐘过去只給地主求福，可总是“我們”的！梁福山就在那时候，組織了几个人，把鐘悄悄埋起来，埋得很深很深，直埋了七年。日寇敗了，农民們鬧翻身和生产，忙的沒顧着把鐘刨出来。四年前，农民們支援解放战争，破坏美蔣运兵的鉄道，福山从前綫扛回来一圪节鉄軌，挂在村当間大槐树上，敲着召集人和傳達事。不久，战争胜利，我們自己赶修鉄道，鉄軌就立时派人送到县里，人們才刨出古鐘来。現在古鐘快敲了二年，也是天天敲，一天还按时敲好些遍。鐘响了，农民們按时起息、下地、开会、念書。鐘帮助全村兴旺，帮助全村建設。

現在敲鐘的，天天是梁福山。而每天鐘响了以后，第一个起来的，就是过去住在庙里，敲了几十年鐘的九老汉。他快九十岁，每天大早，还要揸着粪筐，一步三歇，慢慢地繞村边拾粪。

今天九老汉有点不同。他一出門，就走得飞快。

福山見了，連忙扶着他走了几步，說：“慢些慢些！走这么快干啥呀？”他道：“慢些？这不人們都快上地啦？我思摸，今几个去城里赶集的，准少不了。大道上牲口許都过去啦！咱村的不也走了？嘿，我赶热趟去。”“嗨，身子要紧！九爷你还是稳实些吧！”“唏，你当我不能走快？往日是道儿上粪少，我才一步三歇地！你看，”他一下就摔开了福山，急顛顛跑了两步：“你能赶的上？就这！我先赶大道上去，回头再拾沟里咱村的。反正咱拾了还不是給渾村用？你不贊成？你个老模范莫非不給全村打算？嘿哈哈……”笑着，头也不回，奔村外去了。

这老汉火烫烫的劲头，福山真不忍拦擋，可是他看着又过意不去。老汉真正是个受苦到头的自己人呢！一辈子沒娶过老婆，七八十年沒穿过新衣服。到了这年岁，虽說翻了身，有了地，有互助組帮他种，有了新衣裳，有妇女們帮他縫；但是，他还不肯清閑，每天总要拾点粪优待軍屬，村里生产會議也总要参加，一討論到农事上的时令节气和风雨阴晴，他还要爭着把他滿肚子經驗掏出来，发言老大一陣。嗨，其实他正該多多歇着，吃点喝点，轉游轉游，多活些年嘛！就是村里給白白供养着，侍候他活个一百岁二百岁，不也很好么？

梁福山一边想，一边往村东走。几个儿童正在扫街，他招呼道：

“該你們小組的班？”

“可不！”一个男孩答着話，一边指着他們扫攏的一堆柴火屑：“老模范，你看这运输队人們太不节约！光一早起，馱子上就撒下这么些柴火！”

“嚯，真个！一会儿村里給过过秤，算你們割的！”

“算我們的？还过秤？”男孩脖子一歪：“这才几斤啊！我們儿童就这么自私自利？”

一个女孩說：“我們早討論好啦！交我們学校去。”

福山笑起来了：“哈，还不自私自利哩！不管全村，光顧学校呀！”

儿童們一听不对，想圍上去說說理，福山赶忙嚷着：“你們对对对！我說耍笑話哩！”拐一个弯，跑了。

福山又去看了看一个回村不久的荣軍。这人本是个浪蕩光棍，抗日战争初期，被国民党潰軍抓了去，当了十多年兵，前年被我們俘虏，参加了解放軍，沒多久，打仗負伤，伤好，回了村。因为受的教育少，不大爱劳动，經過村里一年多的帮助，才慢慢好些。

不过福山还不大放心，每敲过起床鐘，短不了要到他家看看，怕他貪睡。現在，他走进荣軍家里，見人家起来了，正拉着风箱燒火做飯，一边独自个儿在說：“过两天，元宵节，还能吃頓餃子。嗨，要不是村里，要不是梁福山……”福山接过話来，說：“怎么，跟风箱說話？”說完，笑了笑，就往外走。荣軍赶着送他出門，說：“看！往后你不来不行么？”福山說：“你嫌麻煩？”“麻煩，說实話，这会儿不嫌啦！可就是你一来，我光覺心虛，光覺不好意思！”“唔！”福山笑了笑：“不嫌麻煩就沒甚么，可也不值当不好意思！反正我也是早起溜溜腿脚。好吧，往后我少来两趟。”

荣軍听了这話，乐滋滋地，只覺渾身上下干劲儿更大，不禁張开大嘴，歪歪咧咧地唱着：“东方紅……”

三

这边梁福山回到家門口，天剛亮，对面能看清人，街里也显得鬧嚷嚷了。他走进院，飯做好了，生产的家具也給准备好了。他对他女人說：“計劃計劃，咱們过元宵节还吃頓餃子吧！”說完，端起碗飯湯，右手拿双筷子还夹着个玉菱餅子，又走到街上。

放羊的玉老汉，嘴里打着呼哨，正把羊群赶过来。这是全村的一群“門羊”，家家差不多都有。家家听见呼哨，就把自己的羊赶出来加入队伍，福山的小闺女也赶出了三只。这时候，玉老汉把羊交给两个小放羊的往前赶，自己站住，跟福山说话。

玉老汉说：“羊群上头，去年的总结跟今年的计划，我又根据大家的意见补充了一下。今几个就能写起。”

福山说：“行。黑夜你交给我。呃，你，你补充得怎么样？”

玉老汉说：“不算赖，有希望。好比说：去年过年，咱全村宰了三十八只羊，平均三户多一只。今年嘛，我要它两户宰一只，剩下的羊还得比眼下的多一半！羊皮羊毛的，我也通要叫它超过去年一半还多！”

玉老汉对自己说的，好象很有把握。说完，干脆脆地摔了一羊鞭，头也不回，追上羊群，走了。梁福山吃完饭，给家里安顿了一下白天的事儿，些微歇了一会，就去敲第二遍钟。

这是一遍紧张的钟。钟声没落，街里就满人了。头一个是儿童，象玉老汉赶門羊群出村一样，这家那家，一个个跳出大门，有的跑，有的直脖子挺胸脯大

步地走，推开人群，挤进人缝，夹着书包上学校去。他们是誰也不敢拦挡的，有人让路慢了，脚给人家踩了，人家头也不回；你痛，痛你的。

跟着，村东庙台上和庙台下，各集合一股队伍。他们都拿的镢子、斧子、镰刀和绳子，有的揸着揸架子和牵着牲口，妇女们还有拿麻口袋和篮筐的。他们是村里的冬季生产大队，男人们今天要去老虎嘴割柴火，女人们要去燕尾坡刨大黄。梁福山是他们的大队长，两个大队副，男人队是村民兵中队长，女人队是村妇联会主任。

他们集合都很快，一集合就都同时检查人数，两个大队副同时给自己的队伍交代任务、说明注意的事情。最后，梁福山讲话，他说：

“话不多。咱们春节过了十来天，节气也到了‘七九’，从明儿个起，冬季生产大队就结束，各户还归还原来的生产互助组。各组各户赶快确定生产计划，开始送粪、浸种。冬季生产，各组也检查一下。好，出发吧！”

“呼”一下，两队同时出动，并排着往村北走。原些，他们每天出发，总是妇女队动作快，走在头里；男人们好抽烟，一集合，磨磨蹭蹭，不慢也得慢。可这些时男人们经不住妇女的說道，甚么“汉汉们真不含

糊！馒头到嘴边，还要抽袋烟”啦，甚么“吃饭端碗如快马，做活上地象老牛”啦……因此，男人们也练得快当了。不过，道儿窄，并排着各走一行，挤的大夥儿搯的家具乱碰响，多别扭！大家让让吧，不成。你一让，他也让，白耽误工夫。大家只好挨着蹭着往前赶。

他们紧张地挤着，走不多远，就分了手：男人们上东坡，妇女们爬西坡，各奔了各的道儿。这时候，北面坡上，一堆白白的羊群，三个黑人点点，正爬上齐天高的顶梁。男女生产队的人们，在各自的道儿上，轻快地一边走一边唱，还有人望着羊群，脚步更加了劲儿，吆喝着：

“快！快！看人家玉老汉，就到擋风梁啦！”

四

玉老汉赶羊赶得快，的确早就到了望坡村北最大最高的山梁。从那里回头望村子，还在迷迷蒙蒙的雾气下面，看不很真。转头望东边，可就见太阳红通通露头了。玉老汉和小放羊的还是快马加鞭，扯出毛巾擦擦汗，扔着石子儿，一劲儿赶着头羊，赶牠快走，又赶后面的紧跟，过了大擋风梁，再往梁那边

攆，总是一步不停。玉老汉可还破着嗓門吆喝，好象老嫌羊走得慢。

玉老汉是村里的第二个模范，这一片远近有名的放羊把式，放了四十五年羊。四十五年，除开头几年当小放羊的，总有二十多年，天天就是独自个儿跟羊就伴。伴儿們一代一代地耗着他的心思和劳力，恶风、暴雨、狼群又时时折磨他，而东家待他，还不如一条放羊狗；他說：“那些年，咱哪里是人！”他日子过的沒一点意思，差不多一个月連一句話也不說；但是，他也不声不响，慢慢地摸出了一道放羊的法門。

他知道羊群大早一上坡，餓得慌，見草就想吃；边走边吃，好草賴草都往肚里嚥，零食太多，到了草肥的地勢，反到不飢不飽，待吃不待吃了。普通放羊的都不大管这些，讓羊們爱怎么就怎么。他可摸出了如今这个法法：羊們大早一上坡，就使勁儿攆，摔鞭子，扔石头，决不讓停下来，也决不讓随便叨吃一根杂草。这么紧追紧赶，待到了个草厚食肥地勢，工夫不小了，羊們累极了餓野了，一停下，就象狼象虎，拚命吃，拚命往飽里撐。以后，再慢慢赶着溜溜轉轉，过个小半天，再使勁赶到个地勢大吃一頓，傍黑，又快快赶回村。这么一来，人是累，比普通放羊的不